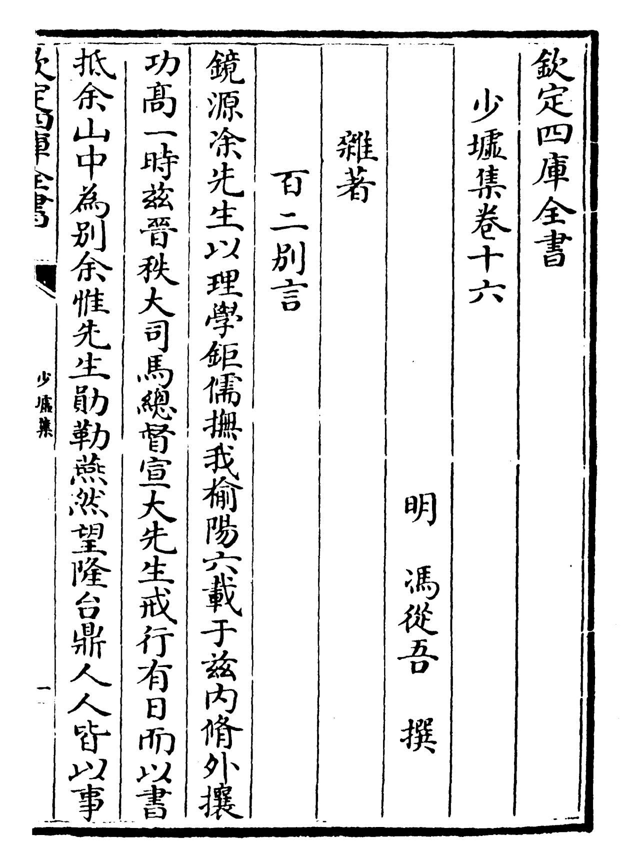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少墟集卷十六

明 馮從吾 撰

雜著

百二別言

鏡源涂先生以理學鉅儒撫我榆陽六載于兹內脩外攘功高一時兹晉秩大司馬總督宣大先生戒行有日而以書抵余山中為別余惟先生勛勤燕然望隆台鼎人人皆以事

功氣節為先生重而不知先生之所重者在學問彼事功氣節特先生學問之緒餘非先生之所重也先生之學以大學知止為宗令學者合下便見性體余向叙先生語錄謂開闢啓鑰直窺聖學之源非阿好也孟子道性善而性不可言不得已以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驗之蓋欲人知乍見之時惻隱之心固始有見未見之前惻隱之心非遂無也觀石中有火必擊之始見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知不擊之火則知性矣是性也自天命以來完完全全不藉聞見不假

思議感于君則能忠感于親則能孝感于兄弟則能友愛感于朋友則能信感于百姓則能撫綏感于異類則能制禦感于孺子入井則能怵惕惻隱觀于既感之能如此而知未感之先孝弟忠信怵惕惻隱之心已具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及一切中外軍民之理已涵所謂不覩不聞未發之中此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也此天地之根而萬物之命也故曰至善其旨微矣學問知止乎此是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有不發發皆中節即

位天地育萬物皆是物矣豈待外求哉且知一也知而止乎此則聰明睿知用于容執敬別髙不至于玄虛甲不至于機械聰明睿知始有嚮往處亦始有歸宿處故曰知止不然聰明睿知不用于容執敬別必用于玄虛機械其中又有不可言者反不如不知之為愈也知之一字豈易言哉先正有以致良知為宗者允得聖學真脉惟是以知愛知敬知飲知食皆為良知兼理欲而言之不知既以欲亦為良知其勢必以縱欲為致良知流

獘至于蕩檢踰閑無所忌憚而不可救藥是又知之一字不純以理言知而不知止于至善之過也先生憂之故單提知止二字為宗舉吾之良知而一稟于理即知即止即止即善又孰肯蕩檢踰閑以自逸于規矩準繩之外哉其救良知之末流又真有回瀾之功矣嗚呼惟先生學見性體所以見百姓之失所見中國之見侵于荒陬見異學之眛瞀于性宗真不啻見孺子之將入于井怵惕惻隱之心真有不容不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者至此則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不求立節不得已而節著始終此學問始終此性體始終此知止身心意知家國天下鎔成一片此吾性之所以為大而先生之學所以獨得孔曾之宗也彼事功節義又烏足以盡先生哉余不肖自髫年趨庭即知有聖賢之學荏苒至壯猶愧道之未聞往歲辛卯與先生講于京師乙未再講于涿鹿而心性之學始覺有一班之窺又十二年而先生入秦余雖病卧深山不克與先生班荆一談而書牘

往復動逾千言無言不悅受益無量今先生行矣余又安所印正哉所恃此心此性萬古同然相契相合千里若對則雖别猶未别耳先生向貽余書舉白沙永結無情遊相期八荒外二語相勗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今敢再為先生歌之以為别先生其何以處我

釋褐後書辟自警二則

士君子釋褐後不可忘了秀才氣味凡事讓人一步凡事儉用一着便是做人實際不然貽累不淺悔之何及

自己不能寡過而望人容我惑也望人容我而我不能容人惑之惑也必隨事自反不與人較量方能拔此病根

董揚王韓優劣館課

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于道雖淺言之而常合無得于道雖深言之而常離如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淆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其識已高且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自博士時已然

其行又何卓也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蔑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畧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真足羽翼道術裨益世教者文辭云乎哉著書立言雖平易亡奇要之與道合也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余以為知言揚雄制作允稱深奥而行事似不副之如太玄果玄也衆人不好與玄何損而汲汲于解難之作比之天地未已也而又比之典謨比之

雅頌未已也而又比之簫韶夫雕蟲之技既曰壯夫不為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于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于忠而耿耿一念誠可以愧世之為人臣而懐二心者何物子雲敢作反騷以駁之原亦附離丁董者等邪雄之出處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劇秦美新而後決白黒哉反騷一篇可反覩矣縱其言髙出蒼天大含元氣與道術世教何補雄也不過詞人之雄耳其于道尚可在離合閒論哉兩漢以降歷魏晉六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

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當衆口嘵嘵中慨然以著述為己任其立言指事一禀于仲尼故曰通于夫子受罔極之恩即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桓文借名尊周夫子然且予之況通之于仲尼何後世耳食之夫猥以吴楚獄通不知于老莊輩又執何辭以聲罪致討乎或又以太平十二策姍通出處不知開皇孰與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則與徵羡吹虀何異況獻策不報即翻然賦東征之歌退而講道河汾且屡徵不起此其于出處

間豈不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規蹈矩識謂其與道合耳通之後越百餘年而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不知因文見道蓋亦有足多者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取材于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絶如綫愈獨舉堯舜以來之統歸之孔孟此非有獨得之見者能之乎佛氏之教浸淫人心牢不可破而愈上表陳言雖蒙竄斥而其志不隳其有功于吾道何如許由龍逢伯夷皆特立獨行之士皆可以維綱

常而扶宇宙愈作通解惓惓于三師之教其有功于世教又何如愈之為文豈顓顓刻畫于詞句間哉第上書及門其出處之際尚有遺議愈于吾道蓋合者多而離者少也程子謂愈亦近世之豪傑諒矣噫三子之為文也淺而於道也合雄之為文也深而于道也離此董揚王韓優劣之辨也然則三子又孰優乎曰余又有取于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說

雪夜紀談

壬辰冬余卧病山齋友人蕭輝之氏雪夜過訪相與圍爐談學因及賢哉回也飯疏食飲水二章余曰孔顔之樂談何容易古之聖賢見得道理分明胸中自有一段樂處無等待無起滅故曰不改其樂曰樂亦在其中味不改與亦字可見此心常是樂的雖到如此貧時猶然不改猶然在其中耳且真樂原不在外乃性體也人不堪處正是回不改處只不憂便是樂非不憂之外别求箇樂也此克己復禮之說也輝之曰真樂乃吾性體固

也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豈發憤時復有憂乎一憂一樂循環無端是聖心之樂又有間歇時矣余曰聖心只有此樂不樂必不肯發憤發憤忘食聖心必有所樂而為之者豈至樂以忘憂而後知其樂哉孔子發憤忘食顏子欲罷不能孔子樂以忘憂顏子不改其樂故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輝之曰孔顏之樂固不因處貧改矣不知于富貴又何以處之余曰聖人非惡富貴而逃之但視其義不義何如

耳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浮雲為太虛之障不義之富貴為心體之障聖心如太虛然故曰于我如浮雲掃浮雲而還太虛此孔子所以樂在其中也輝之又曰仲尼不為已甚舉世皆憂我獨樂無乃為甚乎余曰聖心如太虛然斷不肯自視太高視人太低故曰從吾所好觀一吾字若曰各人所好不同他從他所好我從我所好吾之樂在其中亦各從其所好耳敢謂天下皆憂我獨樂哉吾之一字何等平易何等含蓄若後世學者

便不免自視太高視人太低分彼此而露鋒鋩矣孔顔之樂談何容易嗟乎富貴貧賤正學問大關鍵處哉欲尋仲尼顔子樂處正當在此處尋不然則墮于佛氏空虛間矣輝之聞余言喟然嘆曰妙哉道蓋至此乎孔顔之樂不必遠尋即此時吾輩坐談間燒燭啜茗四壁蕭然神怡心曠當下便是孔顔樂處又何必遠尋耶因相與歌堯夫詩數章而别馮從吾曰講學之益大矣哉先君于不肖以從吾命名豈徒名之已耶不肖三十年来

有如夢夢今一旦與同志坐談始恍然有覺講學之益焉可誣也嗚呼顧名思義愧汗津津今而後所不發憤此學而甘于暴棄是負此良朋雪夜之談即負先君命名之意也可不懼哉因詳記之以矢諸異日

書周淑遠卷

周淑遠年丈終養家居既禫猶堅卧不起與余講學寶慶寺其于功名富貴漠如也歲戊申莫春余偕淑遠泉劉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宜孟庭刺史宜叔尚文學王

惟大郡丞爲華嶽之遊而華陰諭張去浮率闔學諸生百餘人遮道問學相與講于嶽廟之灝靈樓大家充然各有所得而淑遠因其伯母病力別余先歸余偕諸同志又講于青柯坪講于宜氏園越數日始歸歸而淑遠遊華新詩已爛焉充斥奚囊矣余爲數語跋其後一時爭傳以爲盛事而余亦有一律遂羞澀不敢出匪直珠玉在前覺我形穢而已一日淑遠持素卷索余書余辭淑遠曰毋吾輩此遊原不爲詩吾之所以期望子者亦

不在詩詩縱不工書之庸何傷余唯唯遂書之以博一笑

別李子髙言

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于吾道甚大而先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夫有善有惡二句與致良知三字互相發明最為的確痛快為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本㫖然亦不至誤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闗

係學脉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曰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耶近日學者信致良知之說者併信無善無惡之說固不是非無善無惡之說者併非致良知之說尤不是或曰果如致良知之說然則諸儒所稱或主靜或居敬或窮理或靜坐或體認天理或省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彼皆非歟曰不然良知是本體居敬窮理諸說皆

是致良知功夫致之云者非虛無寂滅如二氏之說也致乎致乎豈易言哉華下李生崇巍潛心致良知之學有日頃同渭南吳生從倫負笈裹糧不遠三百里徒步從余學且時方隆冬沍寒余留居月餘見其志堅思苦卓有黃直卿之風心甚嘉之今歲暮二生辭歸因書此為别閗生有兄崇峯亦有志于此學歸而以余言諗之知其必有合也

別李士占言

靈臺李生士占于戊申冬介藍田楊司訓從學于余時士占方自太學歸因別家久不能多留約明年當專負笈卒業焉越歲己酉三月士占果來聽講逾月而別津津大有所得瀕別余無以為贈竊念吾鄉自橫渠先生講學後真儒代不乏人而近日此學益覺興起殊為吾道慶幸夫聖賢之學不在玄遠即子臣弟友間而道在即辭受取與間而道在即日用常行衣冠言動間而道在于此一一盡道使仰不愧俯不怍即此便到聖賢地

位聖賢非絶德也後世功利習熾人不知學即有志于學者不求之虚無寂滅即求之詞章口耳于是聖賢之學視為絶德不可幾及矣可勝太息士占今越數百里徒步來學此其識見力量豈不夐出風塵之外哉余甚嘉之于其歸也書此為别嗚呼横渠往矣千古斯文之説豈異人任余不肖願與士占共茂勉之毋與俗同

渭濵别言贈畢東郊侍御

夫事功節義理學文章雖士君子所並重然三者乃其

作用理學則其根本也根本處得力則其作用自別侍御東郊畢公理學名儒也頃奉命攬轡西秦下車以來凡所為秦人士興除計者靡不竭盡心力如請罷榷税請增解額尤犖犖大者其事功業已膾炙人口為秦人士尸而祝之矣至于立朝封事慷慨激烈不避忌諱而搦管摛辭閎深奥衍大有關于世教即臨池緒餘亦軼鍾王而駕顔柳其節義文章又何其卓爾不羣也余不肖屏居深山于三者一無所有而理學又有志而未

逮公不察而誤以余為可與言命駕浚郊縱談學問闡名理析疑義聞所未聞嗚呼公之理學是尚可以津涯窺邪公今將還朝余方杜門謝客愧攀卧之無從而公復走書山中為別公之誼高矣余將何以報公哉蓋公之言曰自聞教之後時默默自勘每覺經年萬目鎮日焦思多從事跡上拮据雖于地方事無有不竭之心無有不殫之力畢竟于性命之學尚沒干涉茲弛擔東歸擬從靜裏鑽研偏發聖賢經籍及有宋以來諸儒著述

一一窮究體認直欲從經事宰物之中取討歸宿務使點滴歸源庶幾心與事打成一片然後敢言用世嗚呼公之言精矣微矣聖學天機洩露無餘矣余又何以報公哉嘗慨世之學者離心言事則落渣滓離事言心則墮玄虛如公心與事打成一片此正公深于性命之學而直接千聖不傳之統者也詎止用世而已哉以根本為作用使天下覩真儒之效猗與盛矣余自聞公教曠然若醯雞之發蒙雖愧道之未聞而向所為有志未逮

者或亦可以收桑榆之功于異日時公及瓜俟代駐節咸林東望三峯黯然神往不知公何以終教我也余且日夕望之矣

書江布衣卷

新安江汝脩學道有年近因夢蓮有感南臯先生題無欲真宗卷贈之諸同志各有言余讀之良快夫人能無欲雖夢亦醒不然雖醒亦夢矣有欲無欲學不學之辨也汝脩越數千里訪余山房余為題此嗚呼汝脩醒人

也余得無為説夢也乎

別河津甯董五生

丙辰三月河津甯生獻誠偕其姪綿祚維祚董生振祖偕其弟振世紹介張去浮先生書越疆徒步問道于盲河津故薛文清公里也文清公之學以復性為宗諸生有志于學惟求復性足矣烏容枝指胟翁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夫復其初則復性矣而必自效先覺之所為得

之余愧非先覺而文清公即吾輩之先覺也惟效文清公之所為則可以復性矣又烏容枝指𨻶然性為何物復用何功於此叅之又叅究之又究以至於無可叅究處一旦豁然有悟才是深造自得如此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原才謂之真能效先覺之所為不然縱依樣畫葫蘆竊恐其轉效轉遠又何性之能復哉故不效先覺不可以言學而不自得亦不可以言效諸生行矣願各努力即秦晉異地猶如晤言一室也

題辭

關中四先生要語題辭

涇野先生語録故二十七卷苑洛先生語録故六卷海内傳誦已久至谿田先生語録止存數則於嵯峨書院志中斛山先生語録附刻於遺稿後人多未及知余生也晚不獲摳衣四先生之門而讀其語録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因彚而録其語之尤要者分為四卷以便觀省若謂即此足以盡四先生非余不佞之所敢也且余之

所錄者四先生言耳四先生德業節義炳燿古今葢所謂行過其言者求四先生者又進而求之於行斯得四先生立言之意不然即取四先生全集讀之亦徒為口耳贅也矧要語乎哉傳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吾黨勉矣

學會約題辭

歲丙申秋余與諸君子立會講學於寳慶寺越數會諸君子請余言為會約余謝不敏諸君子請益力爰述所

閒條列如左亦藉手請正意也諸君子其謂之何

闗中士夫會約題辭

夫世道隆汚係士風厚薄而返薄還厚倡之者當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猶然不倡則於齊民何責焉昔夫子歎時人論禮樂而決之曰吾從先進當其時豈無野人夫子者而夫子不之恤若曰知我者其惟先進乎罪我者其惟先進乎令萬世而下猶知有先進可從者伊誰賜也吾二三士大夫誦法孔子有日覩令世道士風

可不決所從而徒空歎君子野人哉頃者經軒熈宇二先生過訪精舍談及吾鄉士風為之咨嗟太息者久之余曰此豈異人任也在二先生倡之何如耳二先生曰然是亦不可以無約子其任之余謝不敏曰有諸前輩在二先生曰否否即此是前輩命也長者命少者不敢辭子其任之余曰唯唯遂載筆從事於二三士大夫之後

輔仁館會語題辭

余講學里中兩四方同志多有擔簦至者頃許生大倫至自榆陽顧生昌離至自姑蘇張生士鯤孫生繩祖至自華下咸寧楊生起泰輩傾葢四生遂成莫逆朝夕切偲雖如也一日任生國珣録其會語就余請益余喜甚因進諸生諗之曰諸生今日之志亦既真且猛矣第合則作離則輟始則勤終則怠人情乎諸生惟不以離合易志不以終始改節則今日之言不啻足矣余又何益焉諸生再拜謝曰先生之言益莫益於此矣請書其言

於簡端以代韋弦之佩

朱貧士行録題辭

余為朱貧士傳成一時同志爭傳之而世風亦借以少砥余門人馬生元吉輩復裒公移墓表祭文等篇捐貲付梓題曰朱貧士行録仍匄余一言弁首余惟善惡報應人皆知之第朝為善而夕即望報一不報而遂以為為善無益朝為惡而夕亦畏報一不報而遂以為為惡無損不知天道蓋久而後定不在旦莫間也嘗見世之

不檢者多得意一生而至末始報比既報而悔之無益改之無及亦足悲矣嗚呼使早知末之必報也則豈有不凛凛于當年者耶易坤卦以履霜戒堅冰而詩之七月亦自秀葽計屬發古人之為慮遠矣朱生苦節篤行生平不求人知人亦無有知者而名至末年始著即諸公之表揚余之為傳豈有所私于朱生哉盖自有莫之為而為者在也孔子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信矣信矣因書此以醒世之闇於天道者

跋

孟雲浦教言跋

先生講學新安而伊洛之間庶幾復覩二程之化觀其示初學用功諸條而先生之教之學可窺一斑矣頃者先生寄示不佞不佞受而讀之欣然有當於心也爰付梓人用代韋弦之佩併與同志者共焉

劉孟直嶽會雜詠跋

華嶽之會足稱一時之盛余愧不足為諸君子役所幸

有孟直諸什則今日之遊可托不朽矣昔朱元晦與陸子静遊白鹿洞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余于今日亦云余兒康年侍行得此詩付梓以傳余為跋其後

周淑遠遊華山詩跋

古今名公遊華獄者代不乏人未有徵會講學如今日者亦人不乏詠未有永言孝思如淑遠氏者昔陸象山與朱晦翁講義利章于鹿洞聞者流涕今讀此詩而有

不流涕者非夫也余頃與同遊諸君子講惓惓于孝弟二字其于千古聖學頗足自信葢淑遠倡之矣

理學詩選跋

馮從吾曰選理學詩與選唐人詩異選唐人詩論詩不論人所謂人以詩重也選理學詩論人方論詩所謂詩以人重也嗚呼學者將人以詩重乎抑將詩以人重乎讀是編可以自悟矣輯成復書此以諗同志

辨學録跋

夫學一也有異端之學有越爼之學有操戈之學何謂
異端之學佛老是也而佛氏為甚二氏非毀吾儒不遺
餘力乃巧于非學之尤者而講學者多誤信之故不可
不辨何謂越爼之學吾儒講學所以明道也講間惟當
泛論道理如孔子論明德新民子思論天命率性孟子
論夜氣性善皆是泛論何嘗着跡譬如白日當天在在
皆其所照臨時雨霑足處處皆其所潤澤非專為某人
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無論居官居鄉當講學日

不得議及他事論及他人方得講學家法不然是以議事當講學以論人當講學也不幾于越俎而失體哉何謂操戈之學吾儒學問當以孔子為宗而顔曾思孟周程張朱皆誦法孔子後學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學當以孔子為宗而周程張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學千里矣以周程張朱為非以孔子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則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獨宗孔子是其心以孔

子自任也以孔子為宗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即此一念去學萬里矣況此心一慣其勢不至併孔子而非毀之不已也又何以為宗孔子耶世之非學者方且非毀宋儒而我又從而附和之不幾于操戈而入室哉盖異端可駁也而以駁異端者駁時事則為越爼異端可闢也而以闢異端者闢宋儒則為操戈此尤人情之易流學術之隠病不可不亟辨者也嗚呼不講學者無論即躬行講學毅然以聖道自任者多坐此病而反令非

學者借為口實其所關係不小異端之病余於錄中已詳辨而越俎操戈之病則未之及也因書此與同志共戒之

古文輯選跋

余既輯古文成或曰李斯上秦王書古矣胡刪之曰焚書坑儒其人非也或又曰既刪之而目錄中猶存其名何也曰存之以為世戒也見做人一差即文如李斯亦不足傳也或又曰韓退之人則美矣諍臣論不選何也

曰退之果與亢宗厚善忠告善道容規之可也如規之
而聽善則歸友不自以為功可也如規之而不聽不可
則止不成人之過可也如不厚善則言與不言置之不
談可也乃見不出此而著為論以翹人過文雖工其如
失朋友之道何厥後永叔上范司諫書上書極是而中
亦引退之此論可見不惟退之不自知其非即永叔亦
不知退之之非矣在退之不過智者千慮之一失原不
足為病第懼後之人借著作以洩私忿者以此為口實

也故不得不辨㦯又曰孟子不嘗言蚳鼃乎曰不然孟子著書于既諫之後退之著書于未諫之前所以不同耳㦯又曰是則然矣古文名世者甚多此得無有掛漏乎曰古人名世者誠多余止據一時所見録之耳非遂以此為盡古人之長也掛漏之說敬聞命矣

墓表

明誥贈奉直大夫冀州知州東泉楊公配贈宜人陸氏合塋墓表

明興大江以北彬彬多理學之儒先是泰州有王心齋布衣近時廬陽有蔡肖謙符卿乃今懷遠又有楊原忠郡伯云余于原忠叨一日之雅頃千里函幣求余表兩尊人墓余即不文誼曷可辭按状公諱濂字子靜别號東泉其先蒙城人洪武初諱選者避亂徙懷遠占籍遂家焉選生擴擴生朗朗生華華生環即公王父也家世業農環生三子長諱均即公父以儒術起家司訓永年改長山晉諭利津仕終岷府教授為王者師初娶御史

魏公貞曾孫女生公八歲失恃王母岳鞠育之繼母徐
又生二子而公居長英敏慷慨有大志踰髫趨庭學舉
子業即能解悟人以為進取有機矣時教授公尚為諸
生映雪聚螢不治家人生產業家徒壁立公歎曰有子
而使其父憂俯仰不克竟所志又惡在其為有子乎乃
投筆改業退而沽酒當壚日夜持籌為事親計教授公
家貧而好客公事之有曾子養曾晳風教授公自為諸
生以及宦遊燕趙齊魯閒垂三十年一切日用資斧罔

不周裕皆公竭力供之甚至稱貸以娱其心志而教授
公不知也與母弟妹凡五人次第婚嫁悉公營辦及教
授公之任公令諸弟侍行而已守舊廬作業不輟教授
公歸行李蕭然所遺圖書及舊廬悉推讓諸弟教授公
及繼母徐先後棄養其喪塟悉遵會典及文公家禮且
獨力襄事不少累諸弟人尤以為難鄉人有子獲罪于
父者其父怒不解公聞而勸慰其父援古証今剴切懇
到聞者莫不酸鼻而其子遂悲號自責請罪膝前卒復

父子之好如初公嘗攜僕之教授公任就食旅館其僕陰竊其財以去公覺而切責之且令識其主人比還令僕如數償之主人始驚訝感謝不已其天性孝友輕財重義類如此公配陸宜人為名家子生而柔嘉勤儉精女紅年二十歸公克執婦道家甞貧不能供舅姑甘旨悉脫簪珥佐之事繼姑更得驩心祖姑岳病卧久手自扶掖左右朝夕不少怠飲諸娣姒以和庭幃間絶無猜忌遇諸臧獲有恩每見其子有督過者輙戒之曰彼獨

非人子邪理家政井井有條與公白首相敬如賓公以
孝弟重月旦評宜人內助之力居多生子四長嘉會生
員蚤卒次嘉言娶徐氏次嘉行娶韓氏繼尹氏次嘉猷
即原忠丙子舉人官至貴州鎮遠知府娶劉氏封宜人
孫男四尚耕生員尚古俱言出尚渾太學生猷出尚蒙
生員行出孫女六一適生員高一驥一適生員潘士謨
一適陸爾馭一適何某一適莊某一許字何某曾孫男
五培永渾出培仍耕出培蕃古出培光蒙出曾孫女

六一許字胡某一許字梅某一許字劉某餘尚幼公生正德辛未十月二十四日卒隆慶壬申七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二宜人生正德辛未七月二十八日卒萬歴丙子九月初四日享年六十有六合塟舊城北祖塋公沒二十餘年為萬歴壬寅以原忠考績贈公奉直大夫冀州知州陸贈宜人制稱公負薛包之至性善處母子兄弟之間追陳寔之髙風獨標里黨鄉閭之譽稱宜人髙堂滫瀡佐孝子以承歡中壼佩環寔哲人之𢊍義

嗚呼公夫婦亦可以不朽矣馮從吾曰諺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其然豈其然乎原忠文章政事大噪一時力承正學為世真儒而不知公之隱跡市廛躬行孝弟其發祥長而啟佑遠也余故忘其不文撮公行事為公表諸墓道俾世之君子知原忠學問淵源蓋有所自云

墓誌銘

王氏女墓誌銘

亡女余妻趙孺人出也適咸寧庠生王紹經紹經先娶

于秦故亡女稱王繼婦云女生而臞甚然言動不凡外舅縣尹公見而竒之是時先大夫先宜人棄養久余同伯氏居伯氏視之不異已女六七歲聞余讀書聲即傾聽時或問其大義余私謂孺人曰使此女也而男無憂科第矣稍長精女紅鍼繡紝刺多所妙創家人竟日不聞笑語聲余甚憐愛之萬歴己丑余成進士讀中秘書女與孺人如京師壬辰余以御史請告歸越歲癸巳女適王氏王闗中鉅族自江淮公以名御史起家而敬齋

君又以長厚繩其武紹經英年好修亦其家教然者女既適王與紹經相對如賓相談必以道義尤惓惓孝弟二字紹經時為余誦之乙未余補官攜家京師女與紹經從女日夜從侍紹經學此外他無所及余素性踈凉斤斤於辭受取與女知余非矯也嘗曰父平日講學正在此處自驗不然所講謂何余自是益有所警省居亡何余奉命奪官歸家人有私悔余多言者女則曰士君子立朝不如此安所稱臣節女當在京邸時居恒念祖

姑及舅姑不置比抵家事之禮彌篤祖姑李以十九守節今踰七望八老矣而精神尚健内務無鉅細無不殫力家人尠能當意女獨能得厥驩其舅即所稱敬齋君素以孝聞知女能得李驩也愈益喜敬齋君有子六而紹經為長女嘗為余言曰每見世俗家多以兄弟妯娌生嫌疑病根皆起於冢婦任事者徑情避事者推諉諸娣何則為是益重舅姑憂耳余頷之而女能以其言試諸踐履舉凡内務念祖姑老姑薛病欲代夫生母顧庶

母何勞也亦無鉅細無不殫力故閫以內諸靡不辦具紿經性素儉約女以淡泊相之服飾器用多秦故物女怡然無少嫌歲節必縣秦遺像祀之紿經業舉子業女諄諄以做人相勸勉紿經以行誼稱庠校間女內助之力居多女素無病丁酉三月十六日産一女産後十三日而病至次月初五竟不救死距生丙子正月初五日生才二十有二年耳嗚呼痛尚忍言哉憶昔余被逐宿固節燈下與紿經泉女與兩兒坐談余向紿經曰從此

歸山惟有着實講學以共肩斯道女從旁應曰父平日不曾虛講如何令才去着實余聞之愯然令言猶在耳負愧良多嗚呼痛尚忍言哉紿經卜以歿之明年九月二日還秦氏櫬併葬曲江祖塋之次而乞余銘於是揮淚而為之銘曰嗚呼豐於而德嗇於而年吾銘而墓用誌而賢而年雖嗇而德則傳疇云天道有然不然嗚呼而亦足以瞑目於幽玄

少墟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墟集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姜士安

少墟集卷十七

明　馮從吾　撰

傳

河南衛輝府通判一軒劉公傳

余外王父一軒劉公諱璽字廷節一軒其别號也先世宜川人始祖諱孝先國初從戎隷西安前衛因家焉父諱俊以季子琛貴贈兵部主事舉子五先生為中子伯

兄琰以成化丁酉舉人知河南新鄉縣季弟琛以弘治壬戌進士歷山西僉憲有司各竪棹楔于門閭中稱為三牌樓劉家云公幼頴敏絶人讀書即知大義稍長與僉憲公同遊膠庠每試兄弟迭為諸生首督學邃菴楊公深器重之弘治乙卯同舉于鄉是時縣尹公已謝政兄弟三人衣冠濟濟時人榮之公逡逡不自多明年下第歸閉門授徒益脩舊業僉憲公北面從受學出其門者如公之甥王太府諤王僉憲謳内弟張憲副璟及僉

憲公先後俱成進士公屢上春官竟不利謁選河南衛輝府通判居數月喟然嘆曰某曩所為下帷攻苦為二尊人耳今二尊人以吾弟貴吾志遂矣吾老矣又安得以五斗苦七尺哉且公宦情素淡不能隨上官俛仰會有言者即浩然歸歸而買田城西南搆別墅數椽僅蔽風雨躬耕以老終歲足不履城市一日冦至索無所有止劫一羊裘去已而笑曰不意劉官人貧至此復還之每農暇即取四書大全朱子綱目讀之或誚其迂以為

公復應舉子試耶公曰吾平日所樂在此舍此無所事事矣年七十九卒公初娶于吴繼張再繼邢先宜人張媪出其子孫繁衍不具述馮從吾曰余幼時每侍先大夫輙稱引公以訓從吾兄弟公為人真率質慤絶無世俗脂韋態即或有矯枉過直處要不失君子先進之風也乃今則時尚靡而人趨競矣搤腕狂瀾安得如公者起而障之哉論者謂國朝人物惟弘正間為最盛嗚呼觀公可知也

西郭先生傳

先生姓姚氏諱顯字徽之咸陽人正統九年鄉舉在太學三上封事皆闢異端崇正道安社稷之謀景泰五年四月上疏言王振脩大興隆寺車駕不時臨幸佛本異端信佛得禍若梁武帝足鑒時上欲幸隆福寺太學生濟寧楊浩與先生相繼言上遂罷行名震天下後寓居長安西郭藩臬諸公造之食以蔬糲無弗飽者今齊東武城二縣祀名宦循政詳山東通志中當時民歌之曰

先有子游後有姚公學道愛人同一古風而先生自讚其像曰六尺長軀尺五長鬚學古入官讀孔孟書軀兮鬚兮五十三年而知五十二年之非軀兮鬚兮碌碌庸庸不能作邦家之基官至太僕寺丞馮從吾曰師友之益大矣先生之寓居長安也以與李介菴先生講學故介菴以理學鳴關中而先生與之為友交砥互礪俱成名儒是先生之氣節蓋從學問涵養中來也彼虛憍恃氣者視先生當赧然愧矣

朱貧士傳

朱藴竒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妻子織網巾為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食宴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往下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奄奄待盡矣時嶽廟有大戸收糧米者黄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為粥以食藴竒知其故心計以為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即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誚藴竒迂矯至此始深

服其節操以為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緼奇曰此可食
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廙必達聞而義之因白於衛
官始出其子於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
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
網巾二項其子拾之緼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
失此二網則舉家懸罄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
甚欲分其一為謝緼奇竟謝不受父早喪養母曲盡其
孝母歿毀幾滅性泰俗人死多用青烏之説當於其日

其時避殃殃謂死者之魂來辭家而家人或庶幾見之者也而見之者凶以故當避此其說幻妄不足道而秦人多惑之藴奇曰使果有此殃也吾猶可藉此一見吾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為避之伏棺痛哭竟不避而卒亦無恙人稱其孝秦俗之惑由此少破年五十一以布衣終蓋已酉八月十八日也生平苦節篤行一步不茍人共稱之歿之日貧無以為斂塟閭義而賻者幾數百人始克襄事有子五人貧幾不能聊生長安令脩齡

楊公為搆屋三楹居之仍扁其門曰高士藍田令思軒梁公祭之以文學臺青巖段公廉憲祥宇李公各捐金優恤其後段公扁曰處士李公扁曰懿行範俗聞者莫不咨嗟太息以為為善之報而諸公之高誼尤近世所罕覩風世勵俗功蓋不小云馮子曰學問之於人甚矣哉朱生操行如是固天性使然亦講學之效不可誣也生每赴余寶慶之會見衣敝履穿人或誚之以為貧至此不聽講可耳余聞之應曰如此此是聽講者皆當鮮衣

華服以飾觀美矣誚者語塞嗚呼死生亦大矣朱生死且不貳天下又何物能貳之哉傳云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若朱生者亦庶幾近之矣

貢士樊公傳

關中有篤行君子曰樊公諱天叙字敦夫號看山後更號與楓世為西安右護衛人家世武弁公少有遠志父戶侯公歿公以嫡長當承廕乃謝去折節學舉子業籍西安郡諸生每試裒然前列尤以德行屢為督學使者

所獎頗數奇不售于棘闈萬歴戊寅以積廩充貢如京師時年已六旬矣將廷試偶疾作輒謁歸隱居不仕就城北故廬明讀自老號曰與楓盎自况云公天性孝義母病篤忽思爐餅苦厨無具者求諸里舍及歸母逝矣遂悲悼終身不食爐餅廬墓數載人多不及知年方強仕内子相背故有一侍婢即日遣之諸子念公起居踸勸再娶公峻拒之徐而曰予德非閔曽恐貽家累爾由是終身不再娶嘗苦家居不得壹志于學偕二三友人

讀書蕭寺昕夕必整衣冠相揖或嘲其迂曰不可以燕居廢禮也同儕雖雅相厚善亦不戲謔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非武公不能也其他一言一動無不斤斤繩尺自少至老無少踰越故至今里中月旦皆曰樊道學樊道學云萬歷乙酉按臺貞復董公以孝行扁其門仍給粟帛以風頹俗德清許敬菴先生督關中學延公泉藍田王秦關先生講學正學書院亡何公以疾卒許先生爲七言律弔之曰丈人高行冠鄉閭閉戶長安只著書

恬處蕭齋同野衲懶隨塵鞅謝公車希蹤古道貧逾力
問學吾門老更虛奄爾少微星殞沒令人灑淚滿襟裾
而一時士大夫傳誦其詩咸欷歔歎息以為實録云公
生平不好博奕不親聲妓不言人過失杜門終日惟知
讀書故于書無所不閱第不輕于著述興到或搆詩歌
自詠間叱毫作水墨小畫殊有觧衣盤礴之意惟是素
寡交遊故詩畫傳者甚少生于正德巳卯正月初一日
卒於萬歷丙戌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子圃䦨

相繼襲祖職馮從吾曰自世之降也士以放縱爲眞以歛謹爲僞以稱惡爲直以揚善爲黨士風決裂莫可底止如公卓然自立之死不貳者幾人哉公于余爲前輩而樂與余爲忘年友余知公最深獨愧貌公不盡雖然世豈乏執鞭顧焉者士風其庶幾有瘳乎

楊繼母傳

楊繼母姓龎氏吾會友楊孝廉重熈之繼母也重熈生七歲而失其母蕭九歲而失其父縣尹公𢥞然重熈得

至有今日者麗氏以也故重熙每為余言及繼母麗氏事輙潸然泣屑交頤云麗氏適縣尹公僅僅浹歲以故子女無所出當縣尹公捐舍時麗氏撫棺且泣且誓曰傷哉天乎未亡人不難從夫于地下第有此孤在耳所不撫摩此孤而有異志者有如此棺于是茹荼孤闈幾三十年而以壽終終之後七年為萬歷甲午重熙舉于鄉以孝薦聞嗚呼麗氏亦可以瞑目矣重熙之言曰熙不肖生而臞甚母保護之眡凡重光有加焉不肖年巳

壯不自知其非麗母出蓋麗母素未嘗以前子子不肖不肖又安所知以繼母母麗母也故至今鄉黨宗族稱慈繼母者必于麗母首僂指焉言已淚下不能已余聞之為之欷歔太息者累日重于人心世道有感云夫人性皆善匹夫匹婦皆可與知能彼世所稱繼母者豈盡皆蘆花輩哉奈世之人但見一繼母不問賢不賢即曰某繼母某繼母云于是為繼母者苟非卓然特然亦未有不因人言而不以繼母兩字自横于中者以此兩字

横于中則方寸有物所在成隙雖有生來愛子之真心久之浸假而化漸滅而歸于無有矣由是以觀世所稱繼母之不慈也豈盡天性然哉亦習俗之移之耳而其間卓然特然者豈遂乏人士君子闇于大較因噎懲羹概謂天下無慈繼母吁亦寃矣余觀龎氏事竊恠世之繼母移于習俗者固多而又恠士君子概以世之繼母為移于習俗也至使賢者無以自白不賢者遂得而甘心也其為人心世道關係不小于是作揚繼母傳以風

之

四先達傳

尚書雍公

公名泰字世隆别號誼菴咸寧人成化巳丑進士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千頃公作隄民受其利稱雍公隄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盜殺吾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跡求無效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尸死當近日乃訊父曰夫夫盜殺汝女

汝安知匿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兾得賂耳一拷而服甲辰詔擢為御史吳俗令行皆饋樓船公獨不受民涕泣固饋乃駕至張家灣還之吳人歌曰時苗留犢羅公反舟既守御史彈射不避權貴發揚不滲畢逵時咸寧伯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初廵南城四城咸求折訟公曰去有主者民崩首他官不辦也公為折之于是豪右歛跡聲震京師廵居庸紫荆兩關軍民讋服常詧梨盜後有首得

遺驢者訊之乃前溢官糶者也廵鹽兩淮且㴰巡撫都
御史以公力遏權要商民咸悅復奏留一年初公至淮
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俱要完室既去淮
南人詠曰客邊檢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
却四千兒女願春風䌦纜去朝天云已亥陞鳳陽知府
未任丁外艱服闋改南陽唐王奏取民田千頃命下按
察勘給公力執不從奏曰民去王誰與守甲辰陞山西
大同兵備副使公至鎮汰侵漁振頑慢廣墩堡制兵車

以禦敵敵自公至不敢襲邊千户聋英誣民百人謀逆巡撫將坐實以聞公不可後百人竟得釋陞山西按察使晉獄無寃綱紀振肅有父訟其子失養者公垂涕泣喻子曰爾由襁褓何所食得至今日乃不顧父母之養私其妻子罪當誅其父復號泣乞原曰愚民老且死僅有此兒一時感怒不知至此公始釋之曰慎勿又犯乃卒爲孝子尋與太原知府尹珍以事相揭奏逮公錦衣獄無證佐遷湖廣叅政湖民被誣爲强盜者七八人歴

多官不解御史下公勘畢得誣狀盡釋之七人皆圖公像祀于家武昌知府王達貪虐而喜媚權要當述職自布政按察率與上考公愾然曰泰敢黨達以負國邪獨注曰上官畏其暴下民被其虐諸公變色後達卒黜辛亥陞浙江右布政使太宰屠公家衆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横行公先收屠僕抵罪諸寮咸諫公曰此等為屠公禍屠公豈知禁此當非大助耶既而丁內艱未闋吏部辟為山東左布政使固辭不起己未詔

起右副都御史廵撫宣府居宣府二年諸所奏議咸當
時務士民祗畏邊陲宴安士無室者援兩淮例來訴公
復與完娶千人叅將李傑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將叅奏
李跪堂下乞受責以圖自新公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
之三軍股慄已乃譖公于時相時相于李有戚黨言官
遂劾公擅打將官罷歸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交薦
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詔起公為左副都御史董操
江或問公此出以何為先公曰請先誅劉瑾耳聞者咋

舌時瑾正用事卿佐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
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陞南京户部尚書又不謝遂勒
令致仕仍罰米千石芻千束輸宣府潘鐸諸言官及靈
寶許公進鈞陽馬公文升華容劉公大夏十數人皆以
薦公獲罪而許公進嘗語人曰吾遥望闕西見有二高
一為華嶽一為雍世隆也年八十卒卒時榻下有聲若
雷鳴訃聞上賜祭塟先是禮部奏稱雍其才明剛斷操
行清介至老不渝當時以為確論公善事二親比歿哀

悼浮禮同學李介庵先生錦博學履道名通天下選公而友比公五試禮部不第勸公仕公曰易不云乎行而未成君子弗用也李君歎服奉身儉素雖貴賓至肉味止一二品初第時歸省隣人遺以束薪固辭或詰之公曰昔伊尹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如何方入仕籍而先貪也巡撫王公會公語曰前辟人不勝厥職後不敢辟人矣公曰寧教人欺公莫教公欺君豈可因此而怠進賢之道王公退語藩臬諸大夫曰雍進士能識大

體他日樹立非我輩所及致仕後居韋曲別墅日焚香危坐間出與田翁野叟談稼穡及鬼神事經年不入城市當道諸公求一見不可得族黨有祀必告有司曰某是曰某非幸無為其故屈法所著有司徒奏議五卷正誼菴詩集六卷公無子故遺書多散逸不傳高陵呂涇野先生㮣銘其墓鄭端簡公吾學編有傳馮從吾曰孔子于剛者歎其難見葢歎真剛之難也公與介菴講明理學剛大之氣葢從直養無害中得者彼剛愎自用而

自命曰剛是畏者夫子所謂棖也慾焉得剛者也視公霄壤矣

大參李公

公名裔字世贍别號静菴臨潼人閒咸寧李介菴先生講理學遂師事之因僑居咸寧其作止語默壹稟於介菴成化己丑進士授山西屯留知縣時大饑公請賑役民鑿河渠民多所全活陞戶部主事歴郎中陞直隷廬州知府清慎自持勵强抑暴興學築堤百廢俱興歲饑

遍歴所屬加意安輯出庫藏銀帛令自易食春初價貴
始發倉廪賑濟全活者衆存留所屬起觧馬疋令輪流
觧馬七户資之民困始蘇户口鹽鈔存留税糧令解價
三之二給軍一充府庫軍民兩便巢縣大河水急人每
溺死創立浮橋以便往來自用淡薄一書案衣八年始
易陞河南左叅政未幾丁外艱復補山東叅政又以内
艱歸服闋貧不能治装遂不出比卒幾無以為殮西安
郡守馬公炳然捐俸命官營塟事夫人郝氏不能遣日

撫按兩臺奏聞命所司月給米養終其身亦殊典云𠑽
留名宦志稱公好學甘貧不事華飾賑蘇殍餓開鑿河
渠民賴安養而盧陽志稱公為人縝密方正廉静寡欲
有古君子風祀盧州名宦何大復撰雍大紀馬谿田纂
陜西通志載公行履尤詳今祀臨潼鄉賢祠論曰世之
降也士通苞苴充囊槖自謂得計即有清脩之士或不
訾其妻孥人且以迂腐誚之矣曰廉吏安可為也世道
至此可勝浩歎如公一介不茍清節凛然當此狂瀾真

稱砥柱嗚呼可以風矣

給諫張公

公名原字士元別號玉坡三原人師事王康僖公講理學與馬谿田為友言動一於古人弘治乙卯舉于鄉正德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即上書言十二事曰正守令擇將帥理刑獄汰冗食省征歛慎工作恤士卒明賞罰禮大臣開言路崇天道進德學忤旨降貴州新添驛驛丞至貴州學者聞公名莫不裹糧負笈

而從經所指授輙充然有得居𢎞八年困心衡慮用是造詣益精閱歷益熟𢎞方士風為之一變嘉靖紀元復召兵科給事中公感知遇益以諫諍為巳任言皆剴切凡論國家大計及進賢退不肖詞嚴色正凛然風生上亦多嘉納之三年七月以諫大禮被逮杖死闕下先是公有停司禮監請乞一疏中貴人銜之所以廷杖獨重竟至不起年僅五十一耳時禁方嚴弔客無敢至者獨都給事安磐與公同杖幸不死而為之經紀其後事因哭之

以詩曰七載夷方謫三年諫議班家聲續臺史封事動
天顔予容何人至泰川有槐還不才同逐放後死淚潺
湲康僖公賛其像曰頴敏絶俗名高登第剴切過人職
居要地不以一時之失竄炎荒而動心不以一時之得
復青瑣而樂意利害滿前何敢趨避諫諍報上惟知奮
厲其身雖死其烈則著百世之下必有指其事而歎之
曰斯人也誠哉乎忠義之士穆廟初奉世宗遺詔贈公
官録其後賛曰孔子有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八年

處困人易動心一旦賜環竟以諫死所稱求仁得仁者非邪憂國如家視死若飴龍逢氏之儔歟比干氏之儔歟

尚書劉公

公名儲秀字士奇別號西陂咸寧人舉弘治甲子鄉試登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歴郎中武廟末閹宦用事大獄屢起公不避權幸多所平反錄囚蜀中全活尤衆嘉靖癸未以文望分校禮闈所取多名士時同舍郎

薛蕙張治道輩與公俱以詩名當時有西翰林之稱甲申出守鎮江郡中大治戊子擢山西提學副使崇雅黜浮士風丕變庚寅陞河南左叅政尋以前提學時文移之誤罷歸丙申薦起湖廣叅政未幾遷江西按察使浙江右布政轉湖廣左庚子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遼鎮邊事方殷朝廷倚注公力為保障辛丑之歲錦義開原東西被兵公督率將士戮力捍禦斬獲數多二次奏捷上降璽書褒嘉仍有白金文綺之賜特佀

入為户部右侍郎以公有守禦功且久諳邊事改兵部丙午復改吏部丁未擢户部尚書總督倉塲督理西苑農事時陶仲文方幸上至以三孤兼禮書葢一時有八尚書而公于仲文獨不為禮且題桃符于倉塲門有六部七尚書獨愧鵷班之列之句仲文過而銜之尋改公兵部尚書二品例應疏辭疏中語及復套事時嚴嵩方借復套謀陷夏言因與仲文交搆上前遂奉㫖為民角巾野服優游田里者十有一載卒年七十六公立朝居

鄉毫無訾議止以見忤分宜無故削籍生前未得復冠帶而沒後又因無子不能請䘏典卒使一代名臣齎志泉下豈不悲哉公所著有西陂集若干卷少師徐文貞公階為之序

蕭沈二先生傳

蕭先生余啟蒙師沈先生余受經師也蕭先生諱九卿字良輔别號後山長安人少為邑諸生累試秋闈不售後棄去設科為童子師余九歲從先生學先生為人嚴

整不輕言笑篤於倫理事父曲盡孝養尤善事兄長其兄貨殖建康夏月中暑歿于舟中先生號泣躬迎扶櫬西歸貨資封識宛然悉歸嫂姪涉獵羣經尤長於易至綱目性理爛熟胸中至老猶手不釋卷生於弘治已未三月十六日卒於隆慶壬申十月十一日享壽七十有四孫景德景才俱有守沈先生諱豸字司直西安前衛人讀書澧芑之濵學者稱澧源先生自幼端方正直為郡庠生鍵户誦讀不妄交游席遇妓輙避之工舉子業

每試冠儕輩尤以德行屢見褒於學甚臺門下執經者甚衆余年十四從先生受毛詩見先生座右大書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二語心竊識之知此可以知先生為人矣坐數竒竟困於棘闈齎志而沒是在萬歷己卯十二月二十九日距生嘉靖乙酉正月十六日壽僅五十有五先生有子士奎為長安邑諸生甘貧苦節有父風馮從吾曰古人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誠哉是言也今世衰敎微師道廢而不講乆矣世安

得多善人哉二先生生平俱以敬謹自持以嚴毅敎人即以余之不肖而不至大有暴棄皆二先生力也撫今思昔可勝感慨因爲傳次以識泰山梁木之痛云

祭文

祭王蓮塘太史文

皇明羅儁吕甲稱先曰余闗輔科不乏賢髙陵武功其最著焉維公嗣起於鑠光前吁嗟吕康位不满德學士大夫歎息靡極物望屬公大拜在即胡天不弔陽九數

逼天不公壽人爲公哀余所哀者不在昂台維吕之學維康之才公也無之後進取裁公昨入京余接光霽公曰小子毋先文藝方今世風流波靡替維余與汝交相砥礪余謝不敏公曰勉諸聖賢學問不在玄虛躬行實踐竭盡無餘余聆公訓敢不拮据公雖云亡言猶在耳思公不置嗟余無倚斯文之厄吾道之否心之悲矣曷維其已嗚呼天壽理屬渺茫悲人弗永天道靡常輀軒晨發丹旐飛揚摛辭布奠寫我肝腸

祭許封翁文　德清敬菴先生尊人

逢翁伯子我師督學關中兮首倡明夫理道嗟余渺渺以猥劣兮叨竊埴于鴻造緊我師學有淵源兮惟庭訓之無違羌執牛耳于中原兮俾斯道之常輝揆元元而本本兮景我翁于有素秪壯斗而泰山兮憾識荆以無路聞翁採芹于束髮兮紛熠熠其蜚聲奈數奇而屢躓兮竟敝屣乎榮名謝塵世之紛華兮乃潛神于聖學旹徜徉于苕霅兮信偱姱而抱樸彼蒼夙鑒其厚積兮縱

濬發而流長爰篤生夫象賢兮翩鳳翥而龍驤曆南北之銓衡兮復剖符于劇郡繇文衡而京兆兮益潛心于學問以田舍為子舍兮展戲綵于庭除胡我翁之不慭兮遽騎箕于太虛惟有子為不死兮翁雖沒而猶在也我師孺慕以終身兮悲風木而永嘅也既逾耄而望耋兮巳考德而令終且需恩于申錫兮肆昭假于蒼穹將瞑目而游九原兮付乾坤于大運惟頌尼山于啟聖兮夫孰不溯源于遺訓矧從吾等夙奉教于我師兮誼同

立雪之游楊倏聞哲人之既萎兮我心𥁞然而悲傷寄哀悰于隻絮兮瞻餘不而歌薤露蒸靈爽其不昧兮洋洋乎來假而來顧

祭西郭先生文

萬歷二十六年五月廿二日長安馮從吾自孟村訪友歸過興善寺前見一塋内樹有二碑其一將仆余因下車省視之乃故太僕寺丞西郭先生姚公墓也其碑乃故督學虎谷王公題其碑陰王公仍書西涯李公贈詩

一律余瞻其碑讀其詩低回留之不能去越數日物色其曾孫姚春姚冬輩因命工扶其碑而樹之碑既樹于是年六月初九日偕友人王境劉必達蕭燿焚楮酹酒告于先生之墓曰惟公之沒百有餘年跡公行事一代豪賢頃過蒿里低思惘然虎谷題墓錦字如鮮顧瞻豐碑為扶其顛庶幾夙夜永永不遷假令公在願為執鞭尚饗

祭孟雲浦先生文

嗚呼先生秀鍾伊洛神降嶽嵩力承正學大啟群蒙往歲辛卯幸挹高風切劘砥礪受益實鴻越歲壬辰余别先生之上谷先生恐余之離索也遺余曹尤二先生之語録余受而奉以周旋庻幾不至于顛覆中途請告謝絶徵逐幸有先生教言在儼若坐春風而誦讀故雖閉户三年忘其為獨寐寤宿也比余病痊北上先生業削籍西旋余乃就而訪之閽人辭之甚堅匪先生之過抗實養重之宜然余信宿再訪之始獲與先生把酒而談

天由是躑躅風塵稍稍得力者皆頼先生之敎為之左右而後先也亡何余亦削籍歸比道先生之里登先生之堂先生已先期使使逆我伊水之陽余時以訂士諸稿就正于先生若闢荆棘而示之以周行瀕行復錄數語于便面用致丁寧于不忘余于是益感先生之敎不翅更訂頑為西銘如宋儒之程張別後未及淡歳聞有採薪之憂余方欲裁書而起居先生已辭世而仙遊嗚呼人生在世真似浮漚訃音一至泣涕横流嗚呼痛哉

始余别先生於函關也見其神王氣充竊意必享期頤之筭詎意握手之日即為永訣之秋也邪嗚呼先生筮仕計部出納惟平賑饑兩省向隅更生既遷銓部黜陟稱明清通簡要遹駿有聲此世所為先生榮者而余不以為先生榮海内學士大夫方推轂先生大用于時乃竟至此天不可知慭先生之官未巳也而又慭其年慭先生之年未巳也而又慭其嗣此世所為先生悲者而余不以為先生悲葢余所為先生榮者在遠接二程之

傳而近契文成之旨俾伊洛淵源藉以常存而萬古人心有所底止矧有弟有姪又能世其家學則先生亦庶幾乎不死余所為先生悲者在吾道之運阨而斯文之會否同志者方有興起之意則今悵悵乎其無所倚豈直從吾一人抱鍾期之痛于無已也哉嗚呼關洛相距僅千里餘末繇奔奠徒切欷歔搦管歌些痛不盡書先生有靈或其鑒予嗚呼尚饗

學會公祭王經軒文

維萬厯二十六年歲次戊戌八月甲寅朔越二十七日庚辰學會友人馮從吾偕同會𦕅𦕅謹以牲帛庶儀致祭于明故四川資陽縣知縣經軒王公之靈曰嗚呼關中理學推重横渠而横渠之學乃自晚年得之觀勇撤臯比一變至道之賛可知也嗚呼人患不志于道耳苟志于道即蚤悅孫吳晚逃佛老何損焉以今觀于我公非所謂老而志于道者邪公少年登科以風流人物自命雖未嘗從事于學而本根稟賦原自不凡迨宦遊歸

杜門謝客者十年人或疑公為功名不遂而甘自廢棄也及至前歲丙申公約不佞輩立會講學于寶慶寺後從公講論間得讀公批點陸象山文集陳白沙詩敘諸書見其字字句句雌黄精確人人始知公十年杜門盖耽心于斯匪以功名不遂之故也而向所為疑公者不惟憬然悟抑且赧然退矣寶慶月凡三會公每會必至每至必早寒暑風雨未嘗少輟諸同志赴會者必先問王先生至否每會公必發一問端使人人有所憤悱雖

講解發明時或有所謙讓而聯屬鼓舞則直任之而不辭三年以來人人踴躍而興起者秋毫皆公力也今不佞輩方幸得公為依歸而公已遽然長逝矣嗚呼痛哉始公之倡斯會也每會見公神王氣充終日與言不見厭倦人皆以此卜公享耄耋之筭而今以一疾遽至于此嗚呼痛哉公生平瀟灑坦夷不問家人生産業故晚年家益窘甚而公毫不介意惟惓惓于問學當公病時猶勉强赴會二次至七月朔而公病力始不克赴會矣

然猶厭家居多冗也靜攝于香城寺香城距寶慶不數十武諸同志當會期必先過香城候公而後赴會人人以不得公為歉而公亦自以為力不能赴會為歉仍伏枕書數語以代面講比至臨終竟無一語及家事第曰順受其正順受其正云耳嗚呼若公者真所謂甘貧好學死而後已者哉公知學雖晚而自知學之後汲汲皇皇恨不能一蹴而進于聖賢之域而又汲汲皇皇恨不能舉同志之士俱一蹴而進于聖賢之域雖忌者之搖

奪百出而公之講自若也至于病中深以知學之晚自悔而又深以晚而知學自幸嗚呼不悔不幸不幸不悔觀公之悔與幸而公之學可知矣公知學雖晚又何損于公哉勇撤臯比一變至道人皆可以為横渠特人不自信耳嗚呼公往矣其等悵悵乎其無所依矣斯文之痛安所紀極今為公三七之辰公具生芻聊以寫哀公其鑒之乎否邪嗚呼痛哉尚饗

祭韓旻阜郡丞

維萬歷四十六年歲次戊午七月丁亥朔越二十二日戊申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通家治生馮從吾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于明奉政大夫陝西西安府同知旻阜韓老公祖之靈曰嗚呼公真不起邪抑傳者誤邪頃公摧稅璫闗瀕行辭余依依不忍别去居無何而公訃至矣嗚呼公真不起邪抑傳者誤邪公初司李鳳翔也刑敷僑愛清凜揚知政聲藉甚闗輔時余杜門謝客雖閭閻未通乃私心時嚮往之而公不以余為不肖先施

手翰惓惓問學其於善利舜蹠之辨尤元元本本不落
言詮而余亦妄以一得為復今往返書札尚藏笥中若
公者其以理學為政事者耶余方望公内召蘭臺代狩
西土以大展所學而竟以直道不偶量移西安郡丞西
安為余郡余庶得朝夕請益心竊自幸而余以多病莊
居非公事不至偃室公不以我為簡而禮遇有加焉愧
非滅明辱知子游可不謂千載一時哉公職司撫民諸
凡善政為秦人士造福無量而公又以庶介見知于填

撫中丞特檄榷關人人方期公旦夕有特擢而公不待
矣嗚呼痛哉公年不滿德位不配望人皆為公哀而公
之尊人致位金紫公之兩弟聯翩鄉書而公之象賢又
少年與偕計父子祖孫兄弟齊名競爽不翅三蘇且兩
地甘棠並稱蔽芾公于人間世亦庶幾無遺恨者惟是
秦人士失所天而海内失一正人君子不能不為桑里
痛為世道痛耳抑余之痛更有進于此者方今邊事孔
棘中外震驚以公之才望使得借觀察治兵于邊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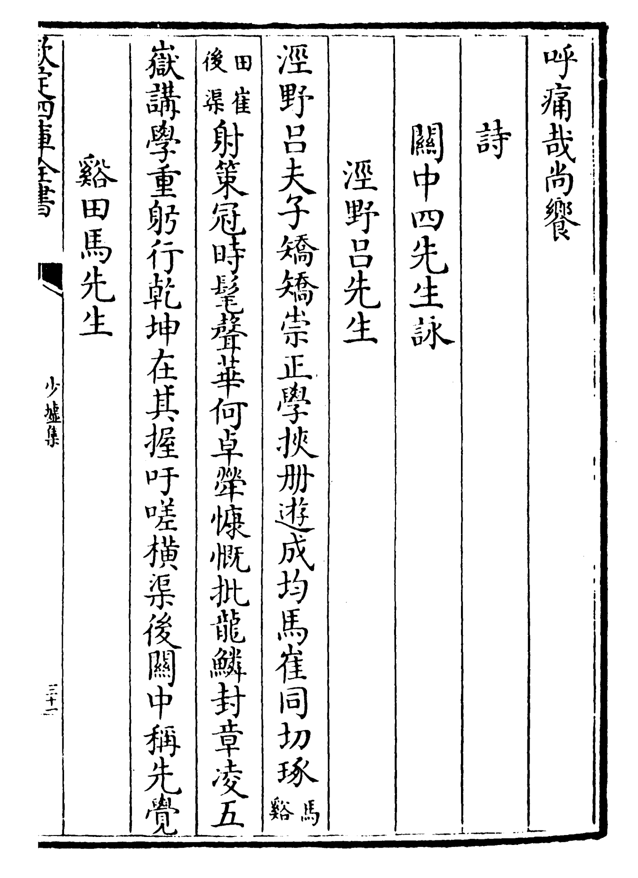
奇制勝庶于疆場大有裨益而公今已矣寧不益重余杞人之憂哉且近世非學者多信學者少如公以隣邦大夫執弟子于深山野人其冲襟遠韻今可數數見乎西蜀理學自南軒鶴山東窻後代不乏人余方幸公羽翼斯道自南軒而上接孔孟之傳而今若此此夫子所以有喪予之悲也嗚呼余之痛公豈徒僅僅如世俗生死存亾之感也歟哉嗚呼錦江涸波玉壘摧峯萎矣哲人渺矣高蹤爰筆寫哀痛盡塡胸裀鄉尸祝如覿音容

嗚呼痛哉尚饗

祭伯兄文

維天啓元年歲次辛酉三月癸卯朔越二十一日癸亥太僕寺少卿期服弟從吾率男嘉年孫湛若等謹以剛鬛柔毛清酌庶品之儀致祭于恩詔冠帶貢士伯兄斗翁先生之靈曰嗚呼痛哉兄胡遽背棄弟而逝耶先是吾父之棄養也兄才十八歲弟才九歲未及五年而吾母亦棄養彼時弟嬰危病生死未卜安敢望其成立而

兄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故弟之得有今日者皆兄之以也弟即有胸無心寧不知感頊弟仗庇叨賜環之命而兄亦欲就選銓曹方欲偕兄北上而不意兄一疾至此嗚呼痛哉兄壽踰古稀有子有孫又能世其家學則兄亦可以無憾惟是從吾以六七十年相與之兄弟而一旦有生死之别鶺鴒增痛手足傷懐有不能為情之甚耳嗚呼痛哉居諸易駛倏忽三七聊具薄奠少盡哀思惟兄鑒之嗚



嗚呼痛哉尚饗

詩

關中四先生詠

涇野呂先生

涇野呂夫子矯矯崇正學挾册遊成均馬崔同切琢（馬谿田崔後渠）射策冠時髦聲華何卓犖慷慨批龍鱗封章凌五嶽講學重躬行乾坤在其握吁嗟橫渠後關中稱先覺

谿田馬先生

卓彼馬光禄聲望高山斗弱冠崇理學平川稱畏友立朝無多日强半在畎畝富貴與功名視之如敝帚垂老學逾虚一步不肯茍吁嗟如先生百代名難朽

苑洛韓先生

偉矣韓司馬造物鍾奇異讀書探理窟著作人難企生平精樂律書成雙鶴至立朝著偉節居鄉譚道義槩有

五泉子孝弟稱昆季嗟余生也晚景行竊自愧

斛山楊先生

挺挺楊侍御直節高今古人知直節難不知問學苦獄中究理學周錢日揮麈周訥溪錢緒山歲寒節彌堅不茹亦不吐之死誓靡他淵源接鄒魯嗟彼虛憍人敢與先生伍訥溪緒山時俱以事下獄

觀書吟

立言先立意意定始脩辭欲得辭中意當看未立時

善利圖

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為蹠路人

自省吟

日用平常自有天如何此外覔空玄請看魚躍鳶飛趣
多少真機在眼前
千聖相傳只是仁滿腔惻隱始爲真納交要譽終何用
收斂精神做主人

讀書

切己工夫只恨少會心言語豈須多而今識得斲輪意
甘苦疾徐奈若何

輕言能悟即非悟漫道無疑便是疑終夜伊吾渾不寐

清風明月坐來時

丙申春日與同志論學因及莫春章有感為賦

十二絕

春風沂水雨初晴童冠新成洙泗盟兩兩三三閒玩適

歸來歌詠不勝情

鼓瑟吾門樂有餘强兵富國竟何如縱然堯舜勳華業

一點浮雲過太虛

幾日清閒幾日忙春風沂水任相羊莫教童冠空歸去
羸得當年點也狂
行藏用舍幾人同曾點原非鄙事功一自詠歌歸去後
乾坤何處不春風
信步蹻來自坦夷何須沂水始相宜風流不得前賢意
晉室清談又足悲
富貴功名自有時人生何苦日攢眉不如曾點風雩樂
省得經營也是奇

服成麗景莫春天童冠風雩亦洒然此日詠歌無足異

簞瓢不改始為賢

簞瓢不改亦非賢人不堪憂徒自憐俗學不知吾性樂

丟過自巳覔顏淵

吾儒真樂自天然何必求仙又學禪沂水風雩多少趣

孔顏樣子此中傳

憶昔宣尼發憤年曲肱疏水樂悠然狂夫但得些兒意

解脱人生名利緣

人生有樂豈無憂憂樂從來爲忮求不忮不求隨處樂
春風沂水自優游
鳶飛魚躍在天淵夫子安能不喟然若使中間稍有物
任他行樂亦爲偏

勉學

寥寥聖學幾多時春色今看上柳枝世路險夷渾是夢
人情反覆總成癡晞賢晞聖千年事不欲不爲一念知
莫把歲華容易過關閩濂洛是吾師

讀易復卦

一陽來復見天心此際真為不易尋若向靜中叅得透

那知往古與來今

天心方動見微陽一念獨知夜未央悟到庖羲未畫處

天根月窟任徜徉

荅友人問坐馳

方寸范范易外馳外馳不識欲何之能于之處常防檢

便是主翁在室時

方寸茫茫易外馳外馳知得是誰知能知即是能收處

一榻清風獨坐時

讀劄烹章

人生取與要分明少不分明百事傾一介莫言些小事

古今因此重阿衡

古今因此重阿衡一介原來道匪輕不是聖賢局面小

格天大業此中成

野叟耕莘避世情直將堯舜樂生平假非一介嚴辭受

千載誰爲辨割烹
千載誰爲辨割烹當年心事鬼神驚吾儕有志希賢聖
肯把塵埃誤此生
余自戊戌卧病閉關九年至丙午冬始勉赴學
會感而賦此
衡門之下可棲遲泌水洋洋足樂饑旨矣詩人非漫我
病夫今日益相宜
樂物頻爲供塵情總不知閉關垂十載如在羲皇時

偶書

朅來學問尚繁文千古真傳豈易聞試問此心空洞否池蓮窻草正芬芬

朅來學問尚玄虛千古真傳妄掃除試問此身實踐否天心月到水成渠

戊申莫春偕王惟大郡丞宜化汝刺史劉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周淑遠大叅張去浮學博宜叔尚文學講學太華山中同志至三百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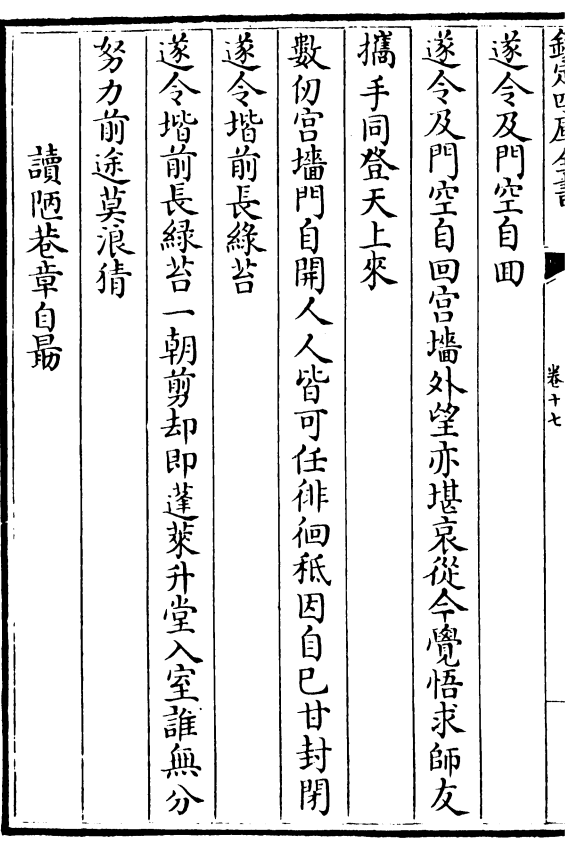
衆

徵會來蓮嶽良朋喜共遊白雲時去住野鳥自夷猶雨霽千巖翠春深萬木稠山靈真有待吾道重千秋

青柯亭榭倚山隈喜見儒冠濟濟來心性源頭原有辨覩聞起處豈容猜三峯直欲凌霄漢九曲常看浸草萊此會莫言閒眺玩百年道運自今開

讀數仞章示門人

數仞宮墻門自開百官宗廟亦雄哉秪因接引無同志



遂令及門空自回
遂令及門空自回宮墻外望亦堪哀從今覺悟求師友
攜手同登天上來
數仞宮墻門自開人人皆可任徘徊祇因自已甘封閉
遂令堦前長緑苔
遂令堦前長緑苔一朝剪却即蓬萊升堂入室誰無分
努力前途莫浪猜
讀陋巷章自勗

命定難逃陋巷貧機關徒惹鬼神嗔不如打疊心源淨

做箇羲皇以上人

命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嗔不如閉戶焚香坐

做箇乾坤無事人

中和吟六言十絶

此心常是中和猶恐客氣易肆若把此心放開客氣何

所不至

平居此心敬事猶恐視事無傷若把無傷視事可憐其

禍將長

道理平常看透猶恐一時差訛若以道理為迂將來決裂必多

學問終日相講猶恐行時茫然若是只行不講行錯誰肯相憐

未發之中得力猶恐已發不和若于未發不慎發不中節奈何

禪學空談性命面壁求之渺茫不知性命實理只在日

用平常

吾儒自有精微未發之中便是離中求之渺茫又與佛氏何異

控制六馬猶易駕馭一念為難喜怒哀樂中節才得身世平寛

不覩不聞非無千古聖學真傳靜中看此氣象位育就在目前

氣象非落幻景觸目盡是天機必須戒慎恐懼才得魚

躍鳶飛

夏日郊居有以腴田求售者余辭去賦此志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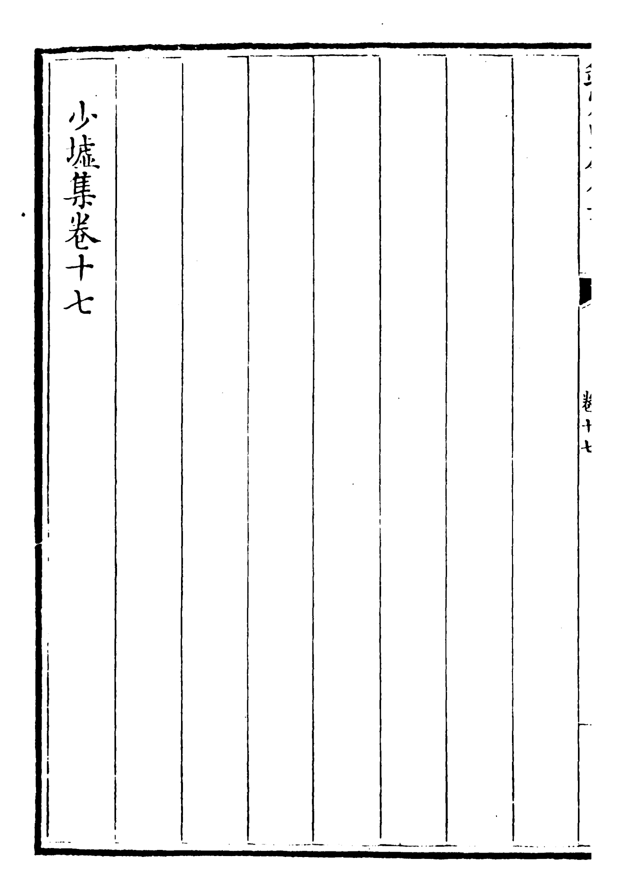
生平甘寂寞那得買山錢幸有先人業耕耘度歲年耕田守祖業講學繼儒先此外無餘事逍遥到百年

寄懐鄒南臯先生

憶昔嬰鱗出帝畿志完聲價古今稀千年絶學君能繼一點真心我不違桃李有情開絳帳乾坤無事掩柴扉何時負笈來相訪五老峯頭爛醉歸

與同志講學太華書院

太華峯頭好振衣雨晴百卉競芳菲孔顏博約傳心訣堯舜危微洩性機玄鶴遠從天外至白雲時傍洞中飛工夫須到真源處才得吟風弄月歸



少墟集卷十七